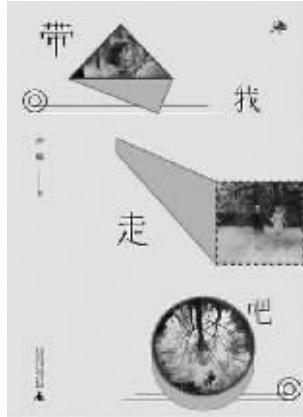


看电影,做一个短暂却甜蜜的梦

这本电影随笔集,是他纵身跳入电影洞穴之中所做的一个短暂却甜蜜的梦



《带我走吧》
张樯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2017年10月

在越来越忙碌的都市生活中,在越来越拥挤的高楼大厦里,很多都市人都会把看电影当作一种纾解压力的方式,当作一种暂时的逃离。资深媒体人张樯同样是一位观影人,他的不同之处在于,他不仅喜欢看电影,同时也喜欢把自己看电影的心情和感受记录下来,以一种富于感性的文字,聚焦电影热点,纵谈影人影事,以电影抒发情感,以电影放飞梦想。就像他在《带我走吧》的后记中所说的那样:“电影就是可操纵的梦,通过电影的穿针引线,我们可以像土拨鼠那样,为自己掘一个洞穴,于奔忙觅食之外,纵身跳入,做一个短暂却甜蜜的梦。”

《带我走吧》是张樯最新出版的一本电影随笔集,也是他纵身跳入电影洞穴之中所做的一个短暂却甜蜜的梦。在这本充满热情的小书中,张樯详细介绍了他所看过的数十部主题各异的中外电影——不是一般的泛泛而谈,而是融入了

他本人的梦想和激情,这些电影与张樯的个人经历和心路历程合为一体,通过一幅幅动人的电影画面,讲述自己内心的故事。在英国电影《看得见风景的房间》中,张樯看到的是每个人心中都会有的犯禁与冒险的冲动,即便是内敛矜持的英国女孩,一旦走进号称精神的朝圣地与爱情的浪漫之乡的佛罗伦萨,同样会卸下面具,重拾久违的孩童般的天真,不仅是风景的眺望者,甚至成为风景的一部分。在美国电影《托斯卡纳艳阳下》中,张樯看到的是一个人如何逃离喧嚣的都市,让生活呈现出本来的面目——前者是顿悟,后者是渐悟,但不管是顿悟还是渐悟,都是为了在简单的生活中找到一个新的起点,进而洞悉快乐的秘密。张樯其实是以电影的方式告诉我们,生活的梦想并不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,而的确是一种真切、现实的存在,人生最大的成功,不过是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活着。

作为一个观影人,张樯可谓视野开阔、兴趣广泛。在他写到的电影中,既有艺术色彩浓厚的小众电影,也有诸如战争片、科幻片、黑帮片之类的商业电影。张樯善于以某一种电影道具串联起相同题材的电影故事,在他的笔下,一件小小的电影道具,既会成为一条走进剧中人物内心的引线,又可以引领读者关注许多相类似的电影——比如雨伞,在好莱坞歌舞片《雨中曲》中即有着一种非同寻常的作用,飘泼大雨中,坠入爱河的唐举着一把魔杖般的雨伞且歌且舞,跳出了一段陶醉、忘我的雨中曲,正是这把象征着人性解放的小小的雨伞,把美国人轻松与烂漫的天性渲染得淋漓尽致。同样是雨伞,在香港电影《向左走向右走》里却象征着男女主人公的情缘,一红一绿两把雨伞,不仅为灰蒙蒙的都市涂上了一层亮色,同时还预告了两个有情人的最终相遇。张樯坦陈,他本人一向偏爱与火车相关的电影,

因为这样的电影总是与远方、悬念、惊奇、自由、冒险、浪漫……如此等等令人莫名其妙的名词密切相关。搭上一辆风驰电掣的列车,如同进入一次浓缩版的人生,“去哪里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要不要搭上一辆列车。”

张樯的文字处处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,电影与写作之于他,更像是茫茫都市里的一种超越——超越平凡的生活,超越世俗的羁绊,就像他所写的那些越狱电影里的人物,那些不信于命、宁愿以生命为代价而奔向自由的人们,只有越狱才能凸显出他们的人生价值,他们为越狱而存在,逃离就是他们唯一的选择。对于写作这些电影随笔的动机,张樯说是为了以电影重温自己的生命,让流逝的岁月使自己安心。而他之所以将书名取作《带我走吧》,是因为电影可以带给他幸运,不管是白日做梦,还是痴心妄想,抑或生活搞得一团糟,电影总能让他得偿所愿,远走高飞。

王淼

包容他人才是真强大

传递出一种正确的价值观,而这才是衡量一部童真小说的标准



《妖怪客栈:姑获鸟的纷争》
杨翠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2018年1月

作为少年小说“妖怪客栈”系列的开山之作,《姑获鸟的纷争》令人耳目一新。国产儿童文学几度稀贫,自《黑猫警长》《葫芦娃》等后,优质之作凤毛麟角。

中国文学之源正是上古神话,如《山海经》,每一代学者都未敢小觑这部典著,到《封神榜》《西游记》中,塑造精怪的技法已臻化境,可惜都被定为反派角色,道法高深,生性歹毒。《聊斋志异》则标志写妖绘怪达到又一高峰,大多通达人情世故,能与人类做朋友恋人,只是人妖殊途,终难遂愿。

“妖怪一直生活在人类世界……人类的世界也是妖怪的世界,只是你一直没发现。”杨翠自小聆听民间那些世代传承的鬼怪传说,此次独辟蹊径,将妖怪从神话的禁锢中解放出来,以非凡的想象构筑

了一个人妖共存的世界。

妖怪客栈住着一群孱弱、可爱的小妖,因观念之差,守望之外,自然存在摩擦,他们怕被大妖怪侵犯,也怕被人类欺负,亟须一位强悍的老板来保障“妖身安全”。客栈创始人雪妖章含烟失踪后,相继传位儿子,至曾孙李知宵接掌时才十岁,虽拥有八分之一的妖怪血统,却不会一点法术,谁会服这么个孩子呢?在小妖们的质疑中,开演了一出接一出或幽默或压抑的悲喜剧。

书中的人与妖,看似分割,实又紧密相连,似乎也没高低之分,许是恶与善从未真正明晰过。羽佑乡姑获鸟的首领十九星因爱子早夭,就收养了人类的儿子沈碧波,他只要穿上羽衣就能化身为姑获鸟。《天中记》载,姑获鸟由死去的产妇所化,喜好抢夺人类的小孩。

不禁联想到《天龙八部》中的叶二娘。杨翠正是抓住姑获鸟的这一逸闻来充盈文络。

然而,十九星并不如叶二娘那般凶残,她对养子格外疼爱,俨然已成她生命的软肋,为了让孩子正常成长,情愿隐居人类的环境中,为他洗衣做饭。而另一方面又迫使他能成为真正的姑获鸟,并做自己的接班人。

这也是姑获鸟之战的导火索,怎能让人类来统管妖族?部分不服的姑获鸟联合了百年前与十九星争位败北的十九月,企图推翻这一荒谬的决定。十九月暗中已成为食梦族首领,野心更大,心理几近变态,妄想通过一系列阴谋来摧毁姑获鸟全族,大有一种如“马夫人”那般得不到欲其死之心。

如果说姑获鸟之战是本书的

明线,那么李知宵的成长记则属暗线,杨翠采取的正是双线并行的手法。后者还映射了全书的主题:“承担责任才是真勇敢,包容他人才是真强大!”他接掌妖怪客栈是身不由己,更被近似无赖的小妖们整得心烦意乱,但出于当家的责任,始终葆有一颗努力经营的心,终于赢得了小妖们的拥护,改变了它们“不管闲事”的心态,开始乐于助人。杨翠借姑获鸟之战充分发挥了李知宵正能量的感染力,把大小妖紧紧凝聚在了一处。

本书的主题在隐约间还进行了一个质的提升:人与自然的和谐大一统。杨翠并未着力于超能的魔法和血腥的格斗描述上,而是将心血融入到了内涵的导向作用,传递出一种正确的价值观,而这才是衡量一部童真小说的标准。江泽涵

故事满了,想象的空间窄了

选择地域化、家族化、村落化题材,以小见大,观察社会的发展、历史的变动,无疑是一个好的文学策略



《轻雷》
阿来
浙江文艺出版社
2018年1月

“轻雷”位于藏区。两条河流在訇然奔流中撞在一起。祖祖辈辈进出河口的机村人就取了这个地名。河边原有条老路,后来又修了条公路。两条河两条路的交汇就有了新地名,叫“双江口”。藏地多河,一窝蜂有了好几个“双江口”,这分不清的地名,有种暗喻。

要想富,先修路。路通向哪里,哪里就有财富。原来叫“轻雷”,现在叫“双江口”的这个地方,公路通向茂密林区,满载木头的卡车来来去去。有个叫“拉加泽里”的小伙子,在公路边上开了家轮胎修补店,他的心里“突突突”跑着大卡车,想要靠木头发财。守着小店已经两年,希望起起伏伏,眼看要灭了,忽然就亮了。

拉加泽里是这部叫《轻雷》的小说的主角。他年轻、执著、肯吃苦、学得快、脑子灵活,而且读书好,是小镇上不多的几个有见识的人,他的自尊心也很强,不甘于清贫困窘的家境,宁肯放弃与女友的

恋情和上大学的机会,明知盗伐犯法依然渴望借机暴富。

拉加泽里的周围,聚集着一群人。神秘的茶馆老板,能搞来发财致富的金钥匙——木料批条,然而身患绝症的老李对这个行当悔悟了;横行霸道、欺压乡里的更秋家兄弟;狡诈油滑、不失义气的检查站工作人员本佳;粗鲁暴虐、恪尽职守的警察老王;守护山林、善良厚道的崔巴噶瓦(前女友的父亲);对生态环境忧心忡忡的降雨人;懦弱的哥哥、朴实的嫂子,一辈子吃苦的母亲……围绕主角的这群人的活动轨迹,就是这部小说展开的轨迹。

就小说技巧而言,人物塑造有点扁平,以上的形容词定语基本就能概括了。除了拉加泽里和老李身上能显示出一些内心冲突,其他的人并没有更深层的思想意识的流动变化。小说主要依靠情节推进,从拉加泽里遭受不公执法被暴打反而获得“钢牙”的美名,得到老

李的认可和乡人的尊重,一直到他怎样开始一次次的买卖,怎样学会行贿、倒卖与人情往来,最后因为杀人而身陷囹圄。整个故事很丰满,或者说太满了。想象空间狭窄。

文学层面的写作意识有所欠缺。就情节来说,拉加泽里和更秋家发生冲突、失手杀人,更秋家对哥哥的欺辱是事件的直接导火索。这种设置是一个败笔。首先,冲淡了更秋家霸市行径造成利益冲突;其次,固然能呈现拉加泽里尚存的良心,与更秋家虚与委蛇这么久之后终于爆发了,然而小说就这样迅速下滑为表面的争斗。我想,假如把杀人的对象改成崔巴噶瓦,拉加泽里抵制不住诱惑,在盗伐落叶松之时,失手杀死一直爱护他、劝导他的老人,会不会更有冲击力,更有悲剧感呢?

小说还构造了一组对立,即“上大学”和“经商”。借老李、本佳、崔巴噶瓦之口,几次表达了对拉加泽里放弃求学的惋惜,结尾还

提及拉加泽里的狱中读书生活。或许,阿来以此象征归返,就像轻雷—双江口—轻雷的地名变更,拉加泽里在15年后重返故乡,面对奔涌大江和郁郁密林,发出了喟叹。生态观念在苏醒,这是小说光明的结局。但是,“教育”在这部小说里是个凝固的符号,除了赋予主角看问题的方法以及作为“敲门砖”之外,很难看出,教育在教化人心方面到底发挥了多大作用。

2009年,阿来凭借《机村史诗》六部曲获得“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·年度杰出作家奖”。包括《随风飘散》《天火》《达瑟与达戈》《荒芜》《轻雷》《空山》。六部作品相对独立又互相衔接,构成“机村”这座藏族山村的当代编年史。史诗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热点。选择地域化、家族化、村落化题材,以小见大,观察社会的发展、历史的变动,无疑是一个好的文学策略。我目前只读六部曲之一,领会或有以偏概全之误。

林颐